

◎ 林 英 著

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主 编 蔡 鸿 生

唐代拂菻丛说

Fulin the Ruler of Treasure Country:
Byzantium in the Tang Society AD618-907

中 華 書 局

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唐代拂菻丛说

林 英 著

**Fulin the Ruler of Treasure Country: Byzantium in
the Tang Society AD618-907**

by Linying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拂菻丛说/林英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中外交流历史文丛/蔡鸿生主编)

ISBN 7-101-05288-6

I. 唐… II. 林…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拜占庭帝国-唐代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5551 号

-
- | | |
|-------|---|
| 书 名 | 唐代拂菻丛说 |
| 著 者 | 林 英 |
| 丛 书 名 | 中外交流历史文丛 |
| 责任编辑 | 徐真真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18 字数 200 千字 |
| 印 数 | 1-2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288-6/K·2360 |
| 定 价 | 25.00 元 |
-

中山大学“985”项目研究经费资助出版

《中外交流历史文丛》总序

蔡 鸿 生

回顾源远流长的中外关系,从双边互动的局格中感悟异质文化会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种超越胡汉、华夷之分的历史认识,是与近代的社会变迁相伴而来的。

西学东渐和边疆危机,在晚清学人中激发深沉的反思,催生出探索中外交流往事的先驱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文廷式,于穷愁孤愤中治学不辍,遗稿《纯常子枝语》四十卷,广涉域外见闻和塞表殊俗,虽囿于环境和学力而识见未精,其学术视野毕竟是别开生面的。更具卓识的王国维,学贯中西,在清末撰写组诗《咏史》二十首,讴歌了汉唐盛世的中华形象:

(十二)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十七)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

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

“西域”和“南海”,是中外交流的两大通道,汇聚着不同类型的古代文明,因内涵丰富多彩而成为中外交流的两大研究领域。《咏史》诗发其端绪,功不可没。饮水思源,后辈对先驱应有所敬畏,才可避免传统的断裂,从古色古香中辨认出前瞻性。正是观堂先生王国维,既开创一代学术风气,又孤明先发地提示了整套治学轨则。按陈寅恪先生所作的概括,共有三项:“一曰取地下

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互证，互补，互参，三者合一成心法，“通识”的玄机便具有可操作性了。

依现行的学科分类，中外关系史属“专门史”。一旦定位于“专”，似乎就与“通”无缘了。这个错觉不廓清，中外交流的学术研究是难以提升境界的。钱锺书先生有一段针对性很强的劝学良言，但愿《文丛》的作者记取不忘：“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见《诗可以怨》）有了这样的自觉，所谓专门史才有可能获得“通”的观照，避免走上由专入偏的歧途。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古以降的民族文化和中外交流，一直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几代学人关注的领域。《文丛》的作者，尽管辈分不同，学有先后，但直接或间接都得到“二老”（陈寅恪和岑仲勉）教泽的沾溉，也受过戴裔煊、朱杰勤、周连宽诸位先生的熏陶。对有志于脱俗求真的来者而言，传承薪火与亦步亦趋大异其趣，切勿掉以轻心。杜甫《偶题》诗的佳句，不妨用作鞭策：“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例，历代各清规。”精神生产的历史经验教导人们，要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才无愧于自

己的时代。学海无涯,我们应当奋力潜研,甘于浮游的弄潮儿是没有出息的。

二〇〇五年一月八日
序于中山大学蒲园寓所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宝主拂菻及其入唐之路	3
第一节 四天子说与宝主拂菻	3
一 7 至 9 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四天子说	3
二 唐代西方宝主——波斯、大食还是拂菻?	6
第二节 拂菻道上的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	10
一 中西史籍中的拂菻道	10
二 拂菻道上的可萨汗国	13
第三节 从罗马到拂菻——“罗马”语意的时空演变	19
一 拂菻就是“罗马”?	19
二 从萨珊波斯到阿拉伯帝国——“罗马”的多 重含义	21
第四节 鸦雀无声与有声有色——唐代中拜双方 的相互了解	23
一 6 至 7 世纪拜占庭史料中的中国	23
二 唐代对西方宝主的新认识	26
第二章 “拂菻僧”疑非“景士”说	37
一 唐代史料中的拂菻僧	37
二 拂菻僧与波斯僧	38
三 拂菻僧与《酉阳杂俎》中的希腊药物学因素	41
四 谁是拂菻僧?	47

五	余论	51
第三章	拂菻金币考辨	57
第一节	西突厥与拜占庭金币的东来	57
一	拂菻金币的三种类型	57
二	一件有关“金钱”的吐鲁番文书	59
三	索里得的东来——从皇城到草原	61
四	权力的肖像与可汗的黄金	64
五	索里得在中原	68
第二节	九姓胡与唐代中原地区出土的拜占庭金币	
	仿制品	75
一	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的拜占庭金币仿制品	75
二	钱币与胡俗	78
三	昭武九姓为何推崇拜占庭金币	82
四	索里得上的拂菻王像	86
五	结论	90
附录一	中国出土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目录	97
附录二	中亚出土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目录	116
第四章	拂菻宝器的艺术风格	146
第一节	《前凉录》所记拂菻金胡瓶考释	146
一	何谓胡瓶	147
二	拂菻金胡瓶与粟特胡商	149
三	塞索宝藏中的罗马胡瓶与拂菻风的东传	153
第二节	新疆波马出土的虎柄金杯中的拜占庭	
	因素	157
附 录	公元6至7世纪中国所见之拜占庭珠宝	169
第五章	唐宋画史中的拂菻图	176

目 录

一	隋唐五代时期的拂菻图	176
二	北宋画家李公麟笔下的拂菻	179
三	从地理的空间到想象的空间	184
结 语	拂菻宝主——唐代外来文明中的拜占庭文明	189
附 录		
附录一	唐代拂菻大事记	194
附录二	参考书目	197
图 版		207
后 记		241

Content

Introduction	1
Chapter I The Road from Fulin (Byzantium) to China ...	
.....	3
1.1 Four Heavenly Sons and the Ruler of Treasure Country ...	
.....	3
1.2 Landscape and People along the Fulin Road	10
1.3 From Rum to Fulin; What did Rum Mean in the East?	
.....	19
1.4 Silence and Heteroglossia: Knowledge for Each Other be- tween Byzantium and China	23
Chapter II Fulin Monk: Did Some Christian Church Other Than Nestorians Go to China?	37
2.1 The Tang Sources about the Fulin Monk	37
2.2 Fulin Monk and Bosi (Persian) Monk	38
2.3 Fulin Monk and the Fulin Plants in <i>Youyang zazu</i> ...	41
2.4 Who Was Fulin Monk	47
2.5 Further Questions	51
Chapter III The Gold Coins from Fulin	57
3.1 Western Turks and the Eastwards Diffusions of Byzantine Solidi	57

目 录

3.2 Sogdians and the Imitated Solidi from China Proper	75
Appendix A. A Catalog of Solidi, Imitations and Bracteats from China	97
Appendix B. A Catalog of Solidi, Imitations and Bracteats from Central Asi aby Aleksandr Naymark	116
Chapter IV Borrowings from Fulin Art Works	146
4.1 Fulin Goldware Presented by Sogdians	146
4.2 The Byzantine Element of a Turkic Gold Cup with Tiger Handle	157
Appendix A Byzantine Jewel from the 6 th —7 th Century in Chi- na by Attile Kiss	169
Chapter V From Geography to Imagination: Fulin Paintings in the Tang and Song Periods	176
5.1 Fulin Paintings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to the Tenth Cen- tury	176
5.2 The Image of Fulin in the Paintings of Li Gonglin	179
5.3 From Geography to Imagination	184
Conclusion The Image of Byzantium in the Tang Society	189
Appendixes	
Chronology	194
Bibliography	197
Illustrations	207
Postscripts	241

引 言

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尽管无功而返,“多海西珍奇异物”的大秦国却由此在汉籍中出现。东汉以后,从鸵鸟卵到火浣布,从夜光璧到明月珠,大秦宝纷沓而至,展示出一幅高度文明,而又迥异于华夏古国的斑斓画卷。“按其多样性和持续性,可以说七八百年间,已经在欧亚内陆形成一股大秦文明东渐的潮流,势不可挡。”^①到了隋唐时期,大秦渐被拂菻的新称取代,此后,关于拂菻的记载一直持续到明代。

按照古代中国的地理观念,大秦或拂菻位于极西,即王国维所谓“黑海东头望大秦”。不过,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欧亚大陆,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极”却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大秦就是古罗马帝国,而拂菻则是继承了罗马帝国遗产的拜占庭帝国。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 the Great, 324—337)将君士坦丁堡定为罗马帝国的新都,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曾是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对西欧、东欧、西亚各国产生过巨大影响。由此可见,汉籍中的大秦、拂菻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古代地中海世界与中国的接触和联系,为我们理解罗马-拜占庭文明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②

在历代关于拂菻的记载中,唐代文献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终唐一世,拂菻出现在正史、游记、小说、类书、绘画之中,这些记载糅合了史实与传说,见闻和想象,内容庞杂乃至自相矛盾,既说明了7至9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际地位,又反映了唐代社会对这个西方大国的认识。另一方面,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不少同拜占庭帝国有关的文物,其时间集中于北朝到隋唐时期。因此,本书以唐代为中心,从路、僧、币、器、图五个专题着手,意在了解与拂菻相关的人员、物品、艺术风格东来的历史过程,从而认识唐代外来文明中的拜占庭文明。

①蔡鸿生《〈唐代景教再研究〉序》,见《学境》,博士苑出版社2001年,157页。

②夏德(F. Hirth)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127页,注1。Henry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n China*, new ed. by H. Cordier, vol. 1, London, 1913—1916. 中译本 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Roma, 1996.

第一章 宝主拂菻及其入唐之路

第一节 四天子说与宝主拂菻

一 7至9世纪欧亚大陆上的四天子说

贞观二十年，游历西域诸国的玄奘法师应唐太宗之请，撰成《大唐西域记》，展现了唐代中国所了解的世界。在序中，法师这样写到：

时无轮王应运，赡部洲地有四主焉。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故象主之国，躁烈笃学，特闲异术，服则横巾右袒，首则中髻四垂，族类邑居，室宇重阁。宝主之乡，无礼义，重财贿，短制左衽，断发长髭，有城郭之居，务殖货之利。马主之俗，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毳帐穹庐，鸟居逐牧。人主之地，风俗机慧，仁义昭明，冠带右衽，车服有序，安土重迁，务资有类。三主之俗，东方为上，其居室则东辟其户，旦日则东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为尊。方俗殊风，斯其大概。^①

世界由人、马、宝、象四主统治，这就是四天子说。不过，玄奘并非第一个将四天子说带入中国的人。公元250年左右，出使南海的吴国使臣康泰撰写了《外国传》，文中记载：

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

马众也。^②

几乎与此同时,外国沙门疆梁娄至在广州将包含有四天子说的佛经《十二游经》译成汉文。公元3到5世纪,随着佛教东传的浪潮,四天子说以佛教地理观的形式出现在中国,至少有三位西域僧人分别将《十二游经》汉译。^③根据伯希和的考证,四天子说的故乡当是印度,公元1至2世纪,罗马与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频繁,印度大陆又通过贵霜帝国同丝绸之路连接着。因此,印度成为沟通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重要中转站。很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四天子说开始在印度形成。

比较魏晋时期的四天子说同唐初玄奘笔下的四天子说,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内容大体一致,但是,不同时代的叙述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却不太一样。东吴的康泰首先说明“外国称”,只是介绍来自南海的传闻。4世纪末的《十二游经》也是将印度的佛教地理观直接译成汉文。相比之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将四天子说放入序言,又强调“方俗殊风,斯其大概”,显然,法师在用四天子说概括当时的世界格局。

《大唐西域记》的问世说明,在唐代,四天子说开始走出佛教地理观的范围,影响到唐代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永徽元年(650)道宣撰写了《释迦方志》,将四主的地域进一步明确化:

又此一洲,四主所统。雪山以南,至于南海,名象主也。地唯暑湿,偏宜象住。故王以象兵而安其国。俗风燥烈,笃学异术,是为印度国……雪山之西,至于西海,名宝主也。地接西海,偏饶异珍,而轻礼重货,是为胡国。雪山以北,至于北海,地寒宜马,名马主也。其俗凶暴,忍杀,衣毛,是突厥国。雪山以东,至于东海,名人主也,地唯和畅,俗行仁义,安土重迁,是至那国,即古所谓振旦国也。^④

从中原西行,四天子说与佛教艺术结合,出现在高昌回鹘时代(866—1283)的壁画中。位于吐鲁番县城东北的伯孜克里克石窟寺是高昌回鹘时期的代表性石窟,据德国学者勒科克考察,其中第9窟右壁很可能描绘了南方增长天王和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天王的肩部铠甲上刻画着象头,西方天王的右手举着一颗宝石,显然,宝主与象主的观念不断扩展,已经成为代表南方和西方的标志(图1)。^⑤同一时期的高昌佛幡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形象也同唐代的突厥马主联系起来,据勒科克的描述:

这个人物(北方天王)所带的法器有:右手举着一个样式特别的小宝塔,左手支撑在有旌旗的长矛杆上。矛头已经毁掉了,原来大概就在那向右飘动的黑色缨子之上,缨子又在一面(卷起的?)红旗之上。有三条长形的、绘有黑白环纹的物体,彼此相隔一定距离,从旗上垂落下来,看来不知是哪种动物的尾巴,一般应为马尾或牦牛尾。现在用了这三件东西,就使此军旗成了突厥人旌旗的一种有趣变体(图2)。^⑥

从吐鲁番继续向西,四天子说也在九姓胡的故乡流传着,《新唐书》卷二二一下《康国传》写到: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

何国乃中亚重镇,被誉为“粟特的心脏”。其城左重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故画面只能作左、中、右配置,以至与四主的方位和传说有异。但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所描述的正是图像化了的四天子说。^⑦如果考虑到何国在粟特诸城中的重要性,以及四天子图像出现的位置,乃至参拜者的身份,我们